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二辑】

张佩纶日记（下）

张佩纶 著 谢海林 整理



凤凰出版社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二辑】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张佩纶日记（下）

张佩纶 著

谢海林 整理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张佩纶日记 / 张佩纶著 ; 谢海林整理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5.5

(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. 第2辑)

ISBN 978-7-5506-2146-6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②谢… III. ①张佩纶—日记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5833号

书 名	张佩纶日记
著 者	张佩纶 著 谢海林 整理
责 任 编 辑	樊 昕 王淳航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 发行部电话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fhcbss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	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,邮编:225008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21.875
字 数	568千字
版 次	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06-2146-6
定 价	88.00元(全二册)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14-85868858)

目 录

前 言	1
簣斋日记(光绪四年—光绪五年 1878—1879)	1
嘉禾乡人日记 附见君子日笈(光绪六年 1880)	35
出塞日记(光绪十一年—光绪十二年 1885—1886)	53
易窗日记(光绪十三年—光绪十四年 1887—1888)	139
津门日记(光绪十五年 1889)	189
兰骈馆日记(光绪十六年—光绪二十一年 1890—1895)	229

光绪十七年辛卯(1891)

正月丙寅朔(2月9日) 阴。与儿辈论诗。薄暮,阅《山谷诗》一卷。

初二日(2月10日) 晴。过晦若略话。伯平来谈。

初三日(2月11日) 晴。理《管子注》。案上所聚皆周、秦、两汉之书,颇有古意。

初四日(2月12日) 晴。治《管子》,余暇读诗,尽山谷一卷。

《国策》谓张仪破从为衡,赵割河间,韩効宜阳,魏効河外,燕割常山之尾五城,齐献鱼盐之地三百,惟楚仅献鸡骇之犀、夜光之璧。其时,屈原谏止之辞虽不见纳,然仪固有所畏忌也。君子观于此,而叹朝廷之上何可一日无人哉!

初五日(2月13日) 晴。合肥生日,贺客如云。余独与内人谈诗竟夕。

僧诗忌蔬笋气。女子之诗亦忌脂粉气。《[文]选诗》于妇人,但存班婕妤《怨诗》、曹大家《东征赋》。《玉台新咏》所录颇多,则皆冶词丽句耳。所以选列朝诗者,虽例录闺英,率皆靡靡不振,所谓绮丽不足珍也。余戊子冬为内人作论闺秀诗十馀绝,颇具古今流别。试以《毛诗》及三家合考之,则《三百篇》中妇人之作居多。要之,当以穆如清风,雅人深致为主。固不宜晓风残月,作妮妮儿女语,亦不必努力作棱角,有类武夫伧夫之习也。

初六日(2月14日) 晴。寄再同书。额裕如有折弁入都也。

《管子》曰:商贾在朝,则货财上流。《荀子》曰:贾精于市,不可以为市师。此实千古名言。《周礼》:司市以下,大夫为之。惟禁伪去诈,乃用贾民。诚以贾人工心计,以之谋国,势必利竞锥刀。以之便私,势必广通贿赂,故不得不示以箝制。晁错说上曰:“今法律贱商人,商人已贵富矣。尊农夫,农夫已贫贱矣。”语极悚切,而其意则在入粟县官,拜爵除罪。试问此拜爵者为富商乎?为愿农乎?试问此

除罪者为奸商乎？为贱农乎？以入粟，故粟价踊贵，无如商贾之力能积贮信息以取之。农之所利甚微，而商之所利甚大，国之所得甚少，而商之所利其甚多。于是，向之富商均为贵商，向之奸商均为豪商。驯至桑(宏)[弘]羊，以贾人子为御史大夫，实此言阶之厉也。核以管、荀之言，则不独不宜贵居朝列，并不宜畀以市权，杜渐防微，可谓深切著明，洞见症结也。或曰中外通商，商战之天下也，必操务本抑末之说。商人串通外国，不盗为中国漏卮乎？曰以贤士大夫主之，以良善商人辅之，必畀奸商以市之权，其漏卮更甚耳。有识者当已了然。

初七日(2月15日) 晴。康成之学，颇厄于晋王韩之《易》、枚氏之《书》。晋为王肃之甥，故论《诗》《礼》亦多主肃而难郑，其不绝如线矣，而卒不能尽殒，则其体大思精固非小儒所能望也。嗟乎！何晏之《集解》出，而汉儒《论语》无全书。杜预之《左传》出，而贾服旧注无全书。范宁之《穀梁》出，而五家《穀梁》无全书。何劭公之公羊学竟能传留至今，亦云幸矣！《晋书·儒林传》最无史法。范平未尝传经，取以冠首。杜夷止于高行，亦列姓名。至开国之始，过江以来，学派异同，儒术升降，茫然不得其绪，殊可怪也。鄙见当割《韩伯传》入之，以明《易》派，而补顾夸于后。晋扬州刺史有《周易难王辅嗣[义]》一卷。补《枚颐传》而取谢沈。《尚书》十五卷。孔晁晋五经博士，《尚书义》，问郑学。伊说撰《义疏》。以记晚出《尚书》变更之故。《诗》则江熙《毛诗》二十卷。孙毓《毛诗异同评》，字休朗。陈统徐州从事，难孙氏。杨义。《毛诗辨异》五卷，《异义》二卷。杜预即不能入儒林，当与到、寔叙于传左氏之后。若方、范、殷与范坚，固宜与孙毓兼采也。王愆期、高龙、汪淳之《公羊》，张靖、徐乾之《穀梁》，不宜见遗。范宁当入，与徐邈相次。郭璞注《尔雅》并有《毛诗拾遗》，不当与葛洪并传，等诸方伎。干宝有《周官礼》及《驳难》，亦不当与王隐等并传，夷于史家。至于二《礼》专门，以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之类，亦宜择要存之。方与《史》、《汉》例合。惜梁公等未能详审也。

初八日(2月16日) 晴。伯平辞回大名。

晋《荀崧传》：时方修学校，简省博士，置《周易》王氏，《尚书》郑氏，《古文尚书》孔氏，《毛诗》郑氏，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郑氏，《春秋左传》杜氏、服氏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郑氏，博士各一人，凡九人，其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及郑《易》俱省不置。崧以为不可，请郑《易》、郑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均立博士。诏《穀梁》肤浅不足立博士，余如奏。会王敦之难，不行，此南朝废郑《易》之渐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又不知当立何家，史之疏也。其时孔《传》、杜《注》已立博士，而郑、服并存，犹可藉考汉儒流派，奈何渐就湮没，使晚出之古文、杂陈之武库尽据经生之席哉？典午以清谈为事，于经义本在所略，故崧虽剴切言之，而当事藉端束阁于国。今文遭巫蛊者，非确三经博士厄王敦者。可嗟！特拈出之，为擎经家一慨。

葛洪著《丧服交除》一卷。此当与环济太学博士之《要略》、孔衍广陵相之《凶礼》并列礼家，不特贺循、蔡谟也。乃《洪传》但言其抄五经、《史》、《汉》，余皆铺张其得仙之迹，正史乃如小说，可怪也。

初九日(2月17日) 阴。偶论明永乐时政事，合肥以成祖为高丽妃所生。菊耦云高皇后所生。余曰皆有据。朱竹垞《南京太常寺志跋》云：“海宁谈迂孺木馆胶州高阁老宏图家，借故册府书纵观，因成《国榷》一部，掇其遗为《枣林杂俎》。中述孝慈高皇后无子，不独长陵为高丽硕妃所出，而懿文太子及秦、晋二王皆李淑妃所生也。闻者争以为骇。史局初设，尝质诸总裁前辈，总裁谓宜依实录之旧。今观天启三年《南京太常志》中，设高帝后位，左生子妃五人，右硕妃一人。事足征信《实录》，史臣曲笔不足从也。长陵上阙下书，及宣谕臣民曰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。壶浆欲掩，而迹反露矣。”是竹垞之意以成祖为硕妃所产也。《志》四十卷，嘉兴沈若霖编。

初十日(2月18日) 阴。《楚国先贤传》：孙俊，字文英，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，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，言得婿如龙也。元礼之门谓之登龙，其妇谓之乘龙，真老子犹龙之裔矣。按，东汉好以名

称相标榜。其称龙者，若荀氏八龙及管宁等龙头、龙腹、龙尾之类，至武侯卧龙，而龙德备矣。其馀波，若中散亦称卧龙，王濬乃水中龙，皆月旦之馀习也。桓少君挽鹿车为佳话，其后又有孙李乘龙继之。惜少君之父不详其名，不知与桓荣为同宗否耳？何桓氏之多佳婿贤女也？

十一日(2月19日) 晴。得再同复书，安圃桂林书。

初九日论成祖事，更以《实录》考之。榆木川崩年六十五，当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庚子，时太祖为吴公之五年，其时安得有高丽妃？据《太常志》左列生子妃五人，右硕妃一人，则硕妃未生子可知，且成祖即养于高后，不追崇所生，然不应列所生于生子妃五人之下，其为野史传伪无疑。要之，成祖之为篡立，虽孝子慈孙无从掩盖，不系乎所生之为嫡为庶也。竹垞知辨建文从亡诸臣之伪，而于此独主《南志》，始终不满于永乐耳。

十二日(2月20日) 晴。《北史·儒林传》：南北所为章句，互有不同。江左，则《易》王辅嗣，《书》孔安国，《左传》杜元凯。河洛，《左传》服子慎，《书》、《易》则郑康成。《诗》则并主毛公，《礼》则同遵郑氏。南人约简，得其英华；北学深芜，穷其枝叶。考其终始，要会归，殊方同致矣。孔冲远，冀州名胄。《旧书》称其尤明《左氏传》、郑氏《尚书》、王氏《易》。乃所定《五经正义》，皆宗南学而背北学。即其服习郑氏《尚书》之故，亦并弃之，何也？其序《易正义》曰：西都则有丁孟京田，东都则有荀刘马郑。大体更相祖述，非有绝伦。唯魏世王辅嗣之注，独冠古今。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，河北学者罕能及之。其江南义疏十有馀家，皆辞尚虚玄，义多浮诞。斯乃义涉于释氏，非为教于孔门。既背其本，又违于注。云云。两京相传之正脉，而孤守辅嗣。老庄说易之旁门，乃以虚玄浮诞归过于《南疏》，真源浊而欲流洁，木枉而求影直矣。《书》之宗孔，其坏河朔旧风者，始于二刘焯、炫。孔《疏》虽光伯、士元并讥，实阴祖士元《述义》，而于郑氏弃若弁髦，尤为反弓射羿。《左疏》深讥汉儒，以为杂取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以杜

专《左》释经为甲，虽不以刘氏规杜为然，实仍剿袭旧疏，一味为武库佞友而已。然则孔氏实坏北学之门墙，绝汉儒之流派，不得以《诗》、《礼》二疏之善掩其巨谬也。

十三日(2月21日) 晴。《左传》：蔡仲改行帅德，周公举之，以为己卿士，见诸王，而命之以蔡。杜注为周公臣。《史记·管蔡世家》：蔡叔度既迁而死。其子曰胡，胡乃改行，率德驯善。周公举胡以为鲁卿士，鲁国治。于是周公言于成王，复封胡于蔡，以奉蔡叔之祀。小司马校《尚书》，无仕鲁之文。又谓伯禽居鲁，在七年致政之后。疑《史》无所据。孔颖达《正义》亦以史为误。钱官詹《史记考异》、梁曜北《史记志疑》已纠正之。无论《史记》所述本出左氏，绝非无所据依。即以《尚书》论，子长诵古文，又从孔氏问故，执晚出之《尚书》而置疑于《史记》，此以唐律定汉狱者也。杜氏既有左癖，乃不能引《史》证《左》，殊为率陋。惜服、贾之注久亡耳。

十四日(2月22日) 阴。《左》：昭二十九年，使献龙辅于齐侯。杜注：龙辅，玉名。《正义》：《周礼》：使泽国用龙节，皆金也，以英荡辅之。杜子春云：荡谓以函器盛此节，谓铸金为龙，以玉为函，辅盛龙节谓之龙辅。此献函不献节，故直云献龙辅。玄卿云：盛龙节之玉函耳。案，《说文》云龙祷旱，玉也，为龙文。又《玉人》云：上公用龙，故云龙辅，玉名，盖用此意。余案，《周礼疏》云：昭二十九年，公在郚，赐公衍羔裘，使献龙辅于齐侯。注：龙辅，玉名，所以辅龙节与此别也。是唐初所见杜注必有“所以辅龙节”五字，故贾引以疏杜子春之说。孔复引杜子春以疏元凯，否则但引《说文》及《玉人》足矣，何必纠缠杜子春龙节之注哉？

十五日(2月23日) 阴晴相间。汉以望日祀太一，从昏时至明。此夜游观灯所自始。然元宵诗殆无用太一者矣。沿流忘源，往往如是。

十六日(2月24日) 晴，晚阴。闻慈圣立绮春局。昔汉明德后，置织室蚕于濯龙中，数往来临视，冀圣怀远仪明德，从此修(躬)

[躬]桑之典，讲亲蚕之文。深宫留意蚕织，亦治象也。日望之矣！后见邸抄，名绮华馆。

十七日(2月25日) 雪甚微，保定甚大。复再同书，并遣两马军入都迎之，时河海释冰，轮船已驶行矣。

洪皓留金十五年，忠义之声闻于天下。其子适、遵、迈俱才，可谓不于身必于子孙矣。然三洪之行，均不及其父远甚。此亦“公惭卿，卿惭长”之类也。宋因王抃还赦，沿边被兵州军，适草诏曰：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，论者谓前所贬损，四方未闻，著之赦文，殊失国体。要之，此二语既彰，前者称臣之辱复著，今者称侄之名而宣播。迹遐颇自矜诩，较之称大朝小朝与父皇帝儿皇帝相等矣，失国体犹小，而其志趣之卑陋可知。孝宗问侍从、台谏曰：“敌人来索旧礼，从之则不忍屈，不从则边患未已。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，纳之则东南力不能给，否则绝向化之心，宜指陈定论以闻。”遵与金安节、唐文若、周必大为一议，大略谓：不宜直情径行，亦未可遽为之屈，谓宜遗金缗如前日之数，或许稍归侵地如海、泗之类，则彼亦可藉口而来议矣。金强宋弱，彼时空索河南陵寝者，固属迂騃。而如此等议论，岂不卑浅可笑？归正人源源不绝，乃恢复之机，今独置而不论，尤见其识见庸下，暗于远图。迈以高忠建责臣礼及取新复州郡，奏称土疆实利不可与，礼际虚名不足惜。黄中及陈俊卿均欲正名。究之，易臣为侄，名亦未正也。迈能以旧礼折伏金使，及使金为金人所锁，水浆不通，三日乃得见，竟辱命而还，视忠宣霄壤矣。谥钦怀宗有意，谥高世祖则谀佞，宜朱子指为佞人耳。景庐尚如此，学不如景庐何足责，但不录而辱国更可恨了。

十八日(2月26日) 晴。昌黎云：“《尔雅》笺虫鱼，定非磊落人。”连日修改《管》注，积卷纵横，实觉苦乐相间。夜灯，试取昌黎诗读之，不觉月午矣。

《蔡宽夫诗话》云：“退之《石鼓歌》云：‘逸少俗书趁姿媚，数纸尚可博白鹅。’观此语便知退之非留意于【诗】书者，今洛中尚有石刻题名，信不甚工。”余案，蔡说甚固，殆非留意于诗者。此特烘托法耳。

然国朝诸公如阮文达辈，便执此意鄙视王书，亦可笑也。

十九日(2月27日) 晴。族叔埴来。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：“东坡云：‘书之美者，莫如颜鲁公。然书法之坏，自鲁公始。诗之美者，莫如韩退之。然诗格之变，自退之始。’”又载山谷语，谓“退之安能润色东野”。洪龟父亦谓山谷于退之诗少所许可。东坡之言深于书法、诗律，为世之肆颜书为韩诗者，痛下针砭，山谷之诗岂能到退之气象？吾颇疑坡公以孟郊诗为彭蠡，以山谷诗为江瑶柱，皆有贬词。试问能与韩潮、苏海较耶？

《冷斋夜话》又载：山谷读退之《赠同游诗》：“唤起窗全曙，催归日未西”，以唤起、催归为二鸟。按，山谷从此等处求韩，不亦琐乎？

二十日(2月28日) 晴。顾崑民自都来，代购历代、国朝《词综》两册。余不解音律，不能倚声，留备检考耳。晦若来谈，复爽秋并致再同书，以一絨属严范孙编修求馆师，均附明日折弁寄都也。

俞理初《胤征序义》曰：“《书序》云：‘羲和湎饮，废时乱日。胤往征之，作《胤征》。’《史记》谓帝中康时。郑曰：胤，臣名。《史记》不采《左传》羿事，盖孔安国所不说。据《左传》羿代夏政为帝，夷羿则中康之立，亦犹朱均别守丹商国邑耳。枚书谓中康肇位，四海胤侯，命掌六师。又作传云：夷羿废太康，而立其弟仲康为天子。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师为大。是羿亦为大臣，不得为帝夷羿矣。宋苏轼谓羲和贰，羿忠夏，羿假命征之。其言无征，而深得枚、孔之意。盖王肃、皇甫谧见高贵乡公、毋邱俭、诸葛诞之事，集此文证之也。南宋元明之儒务与苏争而互相攀引，毅然定义和为羿党，则又一无稽之言，各成一局，且谓孔子书序不明羲和党羿之罪。夫羲和党羿南宋始有成。案，孔子周人，何由得明之，且非枚书意也。”案，《吴世家》取伍员谏夫差语，《史记》于少康事何尝不证以《左传》？惟伍员之言谓有过灭后相少康不失旧物，则仲康继太康而立，本末失位，或谓为国人所立，或为后羿所立，时远无征，要不得因。辛甲虞箴有“有帝夷羿”一语，遂疑自太康以后，遂羿、浞迭篡也。果自太康，后羿即篡立，何以又有帝仲康、帝相乎？

以伍纠辛，不攻自破。

仲康自征其日官，不必强与前篇组合。枚书取左，如“圣有谟勋”及“木铎徇路”，均非此篇之文，惟“辰弗集于房，瞽奏鼓，嗇夫驰，庶人走”，叔孙昭子言《夏书》以证，救日之礼正与书序废时乱日之语合。定是此逸篇之文，无可疑者。然则羲和之罪状了然，又何必忠夏党羿，造此两案臆断之词乎？世或以此讥史迁叙太康、少康之间语过简略，则自孔子之时，杞不足征。《史记》于本纪专取《尚书》师说，正其谨严有法处，何可轻议？左氏两言少康事，亦伍员之说，视魏绛为详叙之《吴世家》而不入《夏本纪》，甚得存疑互见之意。彼交口诋议，及逞臆杜撰者，皆妄人也。

孙渊如《书疏》取郑注，《禹贡》引胤征“筐厥元黄，昭我周王”，以周为忠信为周之周，此曲说也。胤征疑是成王征之误耳。

二十一日(3月1日) 晴。吴匏翁《谒文信国祠诗》言所书《六歌》藏海虞钱氏，已毁于火，而其题跋中尚有信公《过小青口诗》遗墨，动人敬爱。合肥师家藏信公一诗，云得之乡人，云能避瘧鬼。此或出于附会，然信公之正气，自胜于子章。髑髅血模糊，即鬼神固当敬之也。惜存葛洲，不获一见之。

吴跋《米襄阳临坐位帖》，谓鲁公圆活清润，能兼古人之长；米则猛厉奇伟，终坠一偏之失。余谓颜与米人品迥异，岂止婢学夫人。

二十二日(3月2日) 雨。六国之势宜从不宜衡。从之事难。苏秦激而约从，其志亦大过人，然即无张仪从约亦不能坚。盖从约三晋之利，彼齐、楚、燕方各蓄开强拓土之见，意谓和秦而加兵他国，固远交近攻之策也。而不知秦人以此时蚕食弱国，其势已席卷而至矣。秦之必争韩魏，犹今日泰西之必争我属国也。法取越南，英取缅甸、香港，俄取海侵崴，皆暗与秦人合。扇日本，钩朝鲜，仍此技耳。鼯睡及卧榻之旁而不悟，有心人能勿慨然？

燕在春秋时甚弱，山戎之偪，求助齐桓，至景公之时，犹畏齐献赂，何战国时竟列于六国。《史记》亦不之详也。《国策》苏秦说燕文

侯曰：燕东有朝鲜、辽，东北有林胡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呼沱、易水，其地兼今日之盛京、山西大同、陕西榆林界矣。不知强大之基创自何时，疑亦田氏篡齐，三卿分晋之时。厘桓得以其暇，吞并边方耳。史公曰：燕北迫蛮貉，内措齐、晋，崎岖强国之间，几灭者数矣。然于姬姓独后亡，非召公之烈耶？余谓弱如燕国，乐毅用之而入齐，强弱固无定形也，在于得人耳。

二十三日(3月3日) 晴。得八弟濮院书、安侄桂林书。

元微之《阳城驿诗》云：“商有阳城驿，名同阳道州。……我原避公讳，名为避贤邨。”诗作于元和五年。及牧之时，则改为富水驿矣。牧之又有诗云：“益戆由来未觉贤，终须南去吊湘川。当时物议虽云小，后代声华白日悬。邪佞每思当面唾，清贫长欠一杯钱。驿名不合轻移改，留警朝天者惕然。”一驿名或以为当改，或以为不当改，议论不同如此。元、白和答诗十首，同者谓之和，异者谓之答，《阳城驿》乃白所和者。小杜正与元、白异耳，非漫然而作也。

二十四日(3月4日) 晴。作子寿丈祭文一篇、挽词五首、挽对一联。

《杜预传》两碑，一沈岷水，一立万山。万字可疑。检《水经注》，全谢山云当是方山之误，方作万，改正为万耳。两汉之外，史之误字多矣。

二十五日(3月5日) 晴。季士周同年来。午后，至岷民、赞臣处小坐。

八弟书云其内弟注有《阴符经解》，欲求削正。《阴符经》乃李筌伪撰，诸家注亦筌伪为之。其言五贼三盗均极浅陋，乃朱子为之考异，安溪复以易释之，何也？此等陋书，止宜以神仙丹火之说演之。焦弱侯之禅出自李贽，不妨别树一帜耳。宜儒者所宜言乎？

二十六日(3月6日) 晴。折弁回，得再同书，廿七出都。严范孙荐杜孝廉彤，未知其就馆否。

昨晦若见余挽寿老诗，谓似竹垞挽纳兰容若之作，非所敢当也。

而少日实癖嗜朱诗，贪其使事繁博，足资稗贩，贫家无书，据此剽窃，犹胜于以兔园册子为秘本者。偶检所藏，无江录而有杨谦、孙银槎两注本。孙注后于江、杨，然于直录杨注者，便不著其名，近于盗窃。杨氏于征典之外，间附作诗情事，此纪事之例，最为注诗要著，如《风怀诗》，杨几为征实，近于扬恶诟讼，此类删之可也。如《鸳鸯湖櫂歌》，杨氏搜罗和作甚多，孙亦一例去之，此则近于立异矣。覃溪评朱，专据杨注。孙注刻于嘉庆初，或覃溪未见耳，实亦孙逊于杨。

先生《鹿尾诗》云：“东丹王子画，移刺楚材诗。”杨注以耶律楚材作移刺为疑，孙注则于注中但称楚材而并耶律不书矣。夫以先生之博洽，何至不知耶律楚材而误书其姓者？《辽史·国语解》云：以汉字书之，则曰耶律；以契丹字书之，则曰移刺。特一音之转耳。

二十七日(3月7日) 晴。答士周，并送裕如行。过陈雨人，商延馆师。

二十八日(3月8日) 晴。得两弟书，连日必作书一二缄，皆腊尾年头所积，乘轮舟复之。

孟僖子，属说与何忌于孔子懿子师事。圣人宜有以承补过之家风，而体无违之明训者，乃其朋比季氏，实为昭定间一大罪人，上负君，下负师，有不可以情感理测者。岂非孟氏之逆子而圣门之顽徒耶？僖子二十四年卒，何忌以是年代父位，明年昭公伐季氏，使郈孙逆之，何忌苟知礼，则帅师徒助公攻季，岂非不世之勋？即私计亦必代季平得政，乃甘心从逆，执郈昭伯而杀之，遂伐公徒，此季氏所不敢为而黷戾所未能为者，何忌肆无忌惮，毅然行之，此则季氏之贾充，昭公不为，高贵乡公亦幸免耳。三都之堕，虽谋出于子路，而主之者必夫子，乃堕郈堕费，何忌皆身在行间，及堕成，则纳公【孙】斂处父之请，伪为不知，成亦终不能坠，意其阴谋秘计，姑堕郈费以弱季叔，终留成以挠圣谋，险诈不可思议，视毁圣之叔孙州仇尤不足取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不列其名，殆尔时虽不鸣鼓而攻，必早削其籍而绝其人矣。竹垞作孔门弟子考，乃补列之。非也。竹汀先生刻于叔孙昭子，

余稍嫌其过当，若何忌则百喙无以自解者耳。

二十九日(3月9日) 阴。得乐山十六日书。

昨因与儿子论北学，颇讥孔氏。后取其《诗》、《礼》二疏考之，其《诗正义》据二刘为本，复云焯、炫等负恃才气，轻鄙先达；《礼正义》以熊安生、皇侃为本，复云以熊比皇，皇为胜矣。二刘及熊皆北学，皇侃则南学也。不知冲远何鄙夷乡先达？若此，岂以士元始不之礼介，介于中耶？抑学业博通，故无门户之见耶？观其舍郑氏《尚书》而用孔，舍贾、服、《左传》而用杜，此孟子所谓舍乔木而入幽谷者，何博通之有？

以《礼疏》论之，冲远讥熊氏违背本经，多引外义，犹治丝而棼之。今案《曲礼篇》：“五十曰艾。”《疏》引熊氏云：“案《中候·运衡》云，‘年耆既艾’，注云：‘七十曰艾。’言七十者，以时尧年七十，故以七十言之。又《中候·准谿哲》曰：‘仲父年艾，谁将逮政。’注云‘七十曰艾’者，云谁将逮政，是告老致政，政当七十之时，故以七十曰艾。”此即所谓多引外义者，而《疏》亦未有驳诘，盖两注皆出自郑，熊氏引以博其趣耳。“太上贵德”，郑注：太上，帝皇之世。熊氏以郑升帝于皇上，故列考郑说。三皇，与宋均《白虎通》、孔安国不同之，故《疏》亦无难之。《檀弓篇》：“子思之哭嫂也为位。”注：善之也。礼嫂叔，无。服《疏》云，此子思哭嫂，是。孔子之孙，以兄先死，故有嫂也。皇氏以为原宪字子思。若然，郑无容不注，郑既不注，皇氏非也。《孔氏连丛》云：一子相承，以至九世。及《史记》所说，亦同。不妨虽有二子相承者，唯存一人，或其兄早死，故得有嫂，且杂说不与经合，非一也。孔以皇为胜，亦嫌其时乖郑义。然《疏》显违《史记》，造为子思有兄先死之说，何足难皇且郑，阮不注，安知即是孔子之孙乎？其意盖以上下子思，皆孔孙也。然即此一节亦足见皇之未必胜熊耳。《王制》：“千里而遥”，“千里而近”。皇氏谓近乃不满千里，遥乃不啻千里。熊氏以为近者，谓过千里；遥者，谓不满千里。孔氏是皇非熊，此则熊说似迂曲矣。余拟摘其驳熊者别钞之，仿刘文淇《左传旧疏》之例，使北学稍存梗概。

也。马氏已辑之矣。当合采诸家，汇为一书，曰“礼记旧疏存”。

二月初一日(3月10日) 晴。复两弟书。得赵菁衫书，时署山东臬司。

阳休之撰《幽州人物志》，《北齐书》、《北史》并同。休之歿于隋开皇二年，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并不著录，惟《旧[唐]书·经籍志》云“《幽州古今人物志》十三卷，阳休之撰”。盖开元四部所收也。《太平御览》引用书目已无此书，是宋初已亡，而《新[唐]书·艺文志》犹列其目，十三卷作三十卷，未知孰是。类书中竟罕征引，无可考矣。余惟《阳氏谱系》，托于雍伯，远脉难征，自士伦以忠清简毅、笃行义烈为卢谌所推，实延世泽，于勿替一家之学，实为北燕大宗。[阳]景文尼造《字释》，未就而卒。从孙承庆撰为《字统》，子烈休之亦撰有《韵略》一卷，见陆慈《切韵序》，《旧唐·经籍志》。是深于小学也。烈弟俊之子辟疆父子并修《圣寿堂御览》，兄弟叔侄并预文林馆，子烈又辑陶诗，是长于编辑群书也。敬安固有集三卷，子烈有集三十卷。《旧唐》作二十卷，此从《北齐书》。无景昭有集十卷，俊之亦自称有集十卷。“阳五伴侣”卖者疑为古之贤人，是优于文辞也。《景德传》则曰“涉猎经史”。藻。《叔鸾传》则引柳下惠“则可，吾不可”之说，以拒羊侃，请轻徭薄赋，勤恤人隐，以罢苑囿。均见风采，非不学者所能也。惜今诸集与《人物志》俱佚矣。余仅辑《字统》一卷，略识慨想而已。《字统》本二十卷。

敬安有《刺谗》、《疾嬖幸》二诗，见本传。吾乡之人例障于谗，亦其人类北方孤直之故。

初二日(3月11日) 晴。迟再同未至，闷甚。复菁衫书。

李貽德有《贾服注辑述》，余取马氏辑佚补之，复取马、李所未及者，得若干条，既为附存矣。因取《南史·儒林传》涉及服、杜者录之，以资考核。

崔灵恩，清河东武城人。灵恩先习《左传》服解，不为江东所行，乃改说杜义。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，遂著《左氏条义》以明之。时助教虞僧诞，又精杜学，因作《申杜难服》以答灵恩，世并传焉。僧诞，会

稽余姚人。

沈不害，字孝和，吴兴武康人也。自梁代诸儒皆以贾逵、服虔之义难驳杜预，凡一百八十条。元规引证通析，无复疑滞。

《北史·儒林传》：

李崇祖，字子述，上党长子人也。姚文安难服虔《左传解》七十七条，名曰《驳妄》。崇祖申明服氏，名曰《释谬》。

刘昼，字孔昭，渤海阜城人也。就马敬德习服氏《春秋》，通大义。

马敬德，河间人也。张思伯，河间乐城人。善说左氏传，为马敬德之次。当是服氏。撰《刊例》十卷。

刘炫，河间景城人。自为状：“服、杜，并堪讲授。”

初三日(3月12日) 晴。陈雨人来。午后，约李赞臣代招章仲璋孝廉为馆师。

《春秋左氏解诂》三十卷。贾。《解诂》三十一卷。服。《杜服注》十卷。残缺。《服杜音》三卷。梁有。《春秋释训》一卷。贾。《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》一卷。贾。《左氏膏肓释疴》十卷。服。梁有《春秋汉议驳》二卷。服撰，今亡。《春秋成长说》九卷。服。梁有《春秋左氏达义》，汉王玠撰，亡。按，此书附于服下，不知与服同否，无可考。《春秋塞难》三卷。服。《贾、服异同略》。孙毓，五卷。以上《隋志》，唐略同。

《左氏正义序》。今义疏者，沈文何、苏宽、刘炫。苏氏全不体本文，唯旁攻贾、服。苏疏，隋、唐今不著录。按，马氏就《左疏》辑《苏疏》一卷，然片言只义，不见旁攻之迹矣。

初四日(3月13日) 晴。曹荇臣来。午后，刘子进、顾皞民来谈。得允言书。闻再同初一始起程，明日可到矣。

晋《刘隗传》：“隗伯父讷，子畴，字王乔。曾避乱坞壁，贾胡百数欲害之，畴无惧色，援箛而吹之，为《出塞》、《入塞》声，以动其游客之思。群胡皆垂泣而去之。”此即畏匡弹琴之风尚为近理。《刘琨传》：“在晋阳，尝为胡骑所围数重，城中窘迫无计，琨乃乘月登楼清啸，贼闻之，皆凄然长叹。中夜奏胡箛，贼又流涕歔歔，有怀土之切。向晓